



五十九卷 六十卷

和16
1811
32上



門和
1.811
卷 92止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五十九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姪 煥叔準校刻

行狀 弔文 祭文總目 蕭公行狀 弔屈原文

弔魏武帝文 祭古豕文 祭屈原文

祭顏光祿文 右計六篇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按此條題目乃昭明所增入者與下只屬一篇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庶幾庶近道也謂幾於回之近道孝始人倫忠為合德公

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莊子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瞻學綜該

明該指明達也句殊割裂以上至若五臣本作乃字曲臺之禮九師

之易七略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今禮曰曲臺記曲臺行射禮之所漢書音義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

九師說樂分龍趙詩析先齊韓漢書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

氏名德九十九篇梁人又詩魯齊韓三家陳農所未究河間所

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韓固作齊詩陳農所未究河間所

未輯漢書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

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言任舉一經於

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此無非其生平之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東觀漢記

所統會者綜統也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土御雲臺以周易卦林古之

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輔上

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良下坎上艮為山坎

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雲雨故蟻封穴又上以所自作

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淮南取貴

與頌上問被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史岑淮南取貴

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美漢書淮南王安上使

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初

詩詩曰其在寵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初

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宋書沈攸之字仲達為荆州刺史

詩無然昨援猶跋扈也上流荆州也臧縈緒晉書武宋鎮西晉

鎮尋陽之盆城。又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郡陵王。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盆口。盆

口。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宋書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州。齊王太子輔贊。二王之政。公時從在軍。從世祖。鎮西府版寧朔

將軍。以版封授為寧朔。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軍主

中長。宋書除拜則為參。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檄之疾。若謀出股肱。任切書記。書記軍府。遷左軍。邵陵王王簿。風之馳。中文書。

記室參軍。記室即書。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

宜功。風體所以弘益。風體謂風雅體度。弘益指邵陵王。正見其

傳。太祖雅聞阮瞻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瑀。人列瑀善

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為曲既捷。音聲殊妙。太祖大悅。署為

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

參軍。雅相敬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咏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

之表。汝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

其師之。復銑註。東夏會。選眾而舉。敦說斯在。以上總敘其作散官。四句

傳。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

日。邵毅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喜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

濟註。太祖高皇帝。受末順帝禪位。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

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向註。竟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陵王於高祖。為昭。於武帝。為穆。

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倪寬為農都尉。大司農奏

課最連。課課其功績。最第一。最

連連得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

淫祀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有依託鬼神愚民吏輒行罰後遂斷絕篁竹之會感義讓而失險

漢書淮南王上書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謂自恃其險也竹叢曰篁失奔也邪叟忘其西景。五臣

忘於龍且狹其東臯。華嶠漢書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人持百錢自若邪山

谷出送寵寵各受其一錢西景日影臨西喻人之老向註作戀寵功德忘夕不延於義亦優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

稽郡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延使功曹奉勸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

遂習議曹祭酒阮籍奏記將耕東準之陽輸黍稷之稅會武穆狹謂不耕而仕。以上皆言其為會稽太守用詳敘。

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齊書武穆襄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熾之後生子良水漿

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會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禹穴在會稽山

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焉降事迫於權奪。良註禮父在母喪服期為

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屈於權宜而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

奪哀情使人仕也謂將授征虜將軍言因感甚肌膚為之滅如受瘡距者不勝痛也。故知鐘鼓非樂

云之本。綾麤非隆。五臣本殺所之要。二句是以上句陪下句承

麤之服未除而隆已除而殺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人徙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三輔黃圖宣帝為杜陵徒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尹陽宋齊所都

公內樹寬明外施。五臣本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皐田也天子畿內之

田謂之神皐美其稱也京師為天子輦轂所出武帝五臣本嗣

入故曰輦轂之下。以上言為丹陽尹時事。復授使持

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濟註如千猶言若干蓋食邑無定戶故也

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註是時後魏在北

齊在江南北地皆非所有故江南別置徐兖等州以為南州無其實而虛存其名也遷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兖青冀

不得至其州兖徐接壤素漸河潤言為徐州時兖州已被其化東觀漢記拜郭汲潁川太守

蓋遙授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王關

靖柝北門寢局四句言為南兖州刺史時事櫟與柝同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王

關漢備匈奴之地時無玉關齊與北魏為隣故借以為言局門鍵也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與邦教

周禮司徒掌邦教岳牧謂外方太守董正也二句言由袁州刺史入為司徒侍中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加故前兼司徒侍中今即正授司徒侍中如故者謂兼衛將軍

也上穆三能五臣本作台下敷五典闡玄闡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

玄道也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化無為之化鳴鐘孫文子食必鳴鐘見左傳翼亮孝治緝熙中教翼亮明也中教中德

之教皆司徒事奪金恥訟蹊田自嘿二句言其化民無訟呂氏春秋齊人見人操金

攫而奪之吏捕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

牛以蹊者信有罪矣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

賴上句是言以淳厚化俗下句是言不苛察為治以上言為司徒時事庠序肇興儀形國冑師

氏之選允歸善本作師字人範起下為國子祭酒國冑國子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

固辭不拜八座初啟以公補尚書令魏志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晉百官名尚書令尚

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式是敷奏百揆時序王隱晉書詔曰

古百揆之任揆事也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君為公

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見禮記竟陵公二極一致愛敬

同歸國語樂共子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

父以事君食之二極謂君親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

而敬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以上為尚又授使持節都督

楊州諸軍事楊州刺史本官悉如故本官即舊惟淮海今則神

牧書淮海惟楊州地里志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編戶

殷阜五臣本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以上皆言為

事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

樞機指竟陵王之言絲綸指天子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史記王

之言終中書監事即上揚州刺史雖曰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天子必早起視朝諱言其

死故曰晏駕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負斧辰南面以朝諸侯之圖負圖謂攝政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

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擗撫心哭也躡以足擊聖王

嗣興地居且奠謂如二公之輔成王齊書鬱林王昭有詔策五

本作崇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餘指中書坐而論道動以觀德

策策書周禮坐而論道謂之三三公體統尊嚴天子待以殊

禮故坐動即儀度見之一身者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

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謂無與之比肩者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

名劍履上殿讚言也不名謂不稱名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

者公也。五臣本作矣。漢書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

上欲自行擊陳稀。周勃泣諫。上以為忠。賜入殿門不趨。

縹與傅寬事同。傅寬無不趨之言。誤。魏志曹真字子丹。太祖族

子。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汝

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

形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

車騎將軍之職。自重其道。即上太傅之職。故天子又欲增

崇其秩。以彰明德之統。統紀也。二句起下。進督南徐州。

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餘指太

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讓謂

州諸軍事。天不慙。魚遺梁岳頽峻。梁岳即上曳杖之歌。峻

某年某月

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

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秘器君喪葬所用

先期而備。不以示

人。故曰秘器。温明藏器之所。室名。九命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

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

牧。九命作伯。大官掌御厨

者供給。供給奠祭之物。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

東觀漢記

薨。上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

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

哉。以上從生沒詳其出處。史記春者不相杵。已見上。劉縯聖賢

本紀。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

于野。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庸功

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

隆也。沿因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

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督督察諸體睿履正。神監。五臣

監淵。道。五臣本冠民宗。具瞻惟允。書睿以作聖。體睿言其生

深。邈遠也。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

曜。五教克宣。贊助也。契王者所執。景大也。言於太祖。世祖。有佐

命功燮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三公位。五教五常之

教指為指為尚書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命與周召同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

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四句言受顧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

然魚遺奄見懸落四句哀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成期

龜謀襲吉二句言將葬禮記喪事先遠期喪期書謀茂崇嘉制

式弘風猷嘉制即下所云黃鉞等式可追崇假黃鉞翰註假之

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用也風猷風聲猷為也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太將軍

揚州牧綠綬麗綬印綬以綠具九錫服命之禮九錫使持節

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濟註九旒旗也鑾輅車黃屋左纛

徒輜溫輶涼車漢書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註黃屋天子車以

漢書載霍光尸以輜輶黃繪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纛音導

車輜輶車天子喪車名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

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羽葆幢也以鳥羽為之

班劍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以上敘其死後國家恩禮

焉宜帝次弟封安平王薨諡曰獻詔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

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

萬頃直上千仞上句言度量下句言丰裁以下將僕妾不覩

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

五臣本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方即義

作實公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銑註竟陵王武

皇太子弟故曰國網天憲寘諸掌握寘致未嘗鞠人於輕刑錮

儲季化行宗室也

召月文選集

卷之五十九蕭公行狀

改邑

人於重議

上句是赦小過下句是崇寬文東觀漢記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

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

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于毋為

理屈

晉中興書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于可以理遣

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東觀漢記邳惲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

華袞與緼緒

張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二

言其富貴全貧賤韓詩于路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後漢書仲長統字公

曰會子褐衣緼緒未嘗完 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

山洛水恊應叟之志

五臣本作性四句言其宦情之淡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

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山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

丘園東園錯銖軒冕

視東國若丘園軒冕猶錯銖言其志

在玄棲以乃依

五臣本作仍

林構宇傍巖拓架

翰註拓開險隘清猿之處以架屋

與壺人爭且緹

幙與素灑交輝

壺人司漏者天欲明則漏急猿亦向曉而鳴故曰爭且灑

如素練水波之動亦如緹幙之愛風故曰交輝二語新雋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置即指清猿素灑下句即

城市山林之意

高人何點躡屣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

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六句通下文皆言其虛懷下士齊書何點字子哲廬江人隱居不仕豫章王命

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高士傳點常躡

草屨時乘柴車又齊書劉虬字虛豫南陽人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虬脩牋荅不應命于良致書通意虬荅

書鐘阿鐘山之阿衡岳衡山之岳皆言隱居之地不必定為二人所居魏志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

賜以古人之服服用之物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屈以好士

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申猶遂也戰國策先生王斗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斗曰叔趨見

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善本有於

字。憲后致之有由也。言竟陵王不以威強致二子視五王憲后雖能致人之來全是威挾不同竟陵王所

為。以上皆言其能成賢士高隱之志。後漢書并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

致信陽侯陰就光列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

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荀恁字君大鴈門人永平中驃騎將軍

東平憲王蒼辟恁置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

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其丹水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

之已詳。再承上構字拓架補足其意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齊書文惠太子名懋

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蓋先世祖卒也東朝東宮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

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謂百行實該此九言之中言字也。遵善本作

於未萌申炯。古戒於茲曰未嫁時申重也此即九言中

所述之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言此女誠中非獨且

暮識千載之事即萬世不易其一時之言。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

贊山宇初構超然獨往。又遙承上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人

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前良即趙文子與叔譽觀九原事見國語又見禮記乃命畫工圖

之軒闥。此所圖畫不止趙文子一人凡古來可法者皆是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緬

貌又語助又遠也。匹婦之操亦有取焉。女子亦列圖畫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

進。梁朝借梁孝王以况竟陵王梁孝王事見上。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

杖不暇。二句言其從善之勇。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

有罪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曾子喪其杖而拜之。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騮不逮。慎於

受一謬差以千里。虛於所言。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堵尸席。寓物垂

訓。先是震於外寢。謂雷起於其處。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

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因災知懼。從諫如順流。虛

已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滋滋味。旨旨旨。信必由中。貌無外

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物役謂從王事。乃撰四

部要略。淨住子。四部乃儒教之四部。次以甲乙丙丁。故下云弘

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

進。所謂淨住。沙門以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

善。極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史

及自序成一家言。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瑞應經菩薩大漸彌留。話

言盈耳。黜殞之請至誠懇惻。黜殞之請只是殮請。從其薄註引史魚事。反覺無着。豈古人

所謂立言於世。立言即上九言。注解四部要畧等書。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

遵前列。易名。謹狀謂諡。

按行狀體全列傳。只看龍門及前後漢書。或據其一事。或

據其數事。事果可傳。只一節便足。千古何必廣為臚列。妄

加附益耶。故敘述處必肖各人面目。性情生氣。所以勃勃

也。自敘述變為駢體。雖徵引繁富。而失之浮。雖頌美盈幅

而失之誣蓋事蹟既無則形貌俱喪華而不實率而無味
不異臺上傀儡頭回衣冠畧加改移指為三代兩漢間人
可指為六朝唐宋間人亦無不可所以文愈靡而愈失其
真也至如文之有氣如雲行天上水流地中伸縮卷舒滌
洄屈曲方可賞心悅目既入駢體一段說完纔及一段便
處處可住求如前人之頓挫紆餘流連往復也難矣故誌
狀傳碑是欲詳其各人生平事實正非駢體能曲暢其說
也且生人焉能備美知廉勇藝得一便已可傳必欲兼四
科而有之是朱門之貴胄反欲掩韋布之師儒失實矯誣
尤為近人通病只觀龍門傳管仲詳於鮑叔交情餘則從
畧傳晏子詳於解驂贖越石父餘則從畧後來昌黎誌柳
子厚詳於以柳易播餘則從畧故一節之美便足千古豈
若褚淵碑及此篇文之事事務欲求詳同刻山畫蔭所為
耶於此求之便可知文工拙所由矣

甲文

學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誼謹也。及渡湘水。為賦以

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四字一篇之綱。作離騷賦。其終篇曰

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汨羅水名。誼追傷之

因以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延

弔書曰闕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二句自敘至長沙之由。不加罪辭。尚為王傅。是天子嘉命之惠。其曰俟罪則出

非其罪。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原沉汨羅，前非不聞，若今始聞，可知。

動。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湘水與汨羅通，諠在長沙，不能遭，自至故為文託湘流，代為弔之。

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弔文大意，盡此八字，下乃反覆申明之。詩諱言罔極，言斂弄是非，無終極也。

呼哀哉，逢時不祥。申上罔極意，鸞鳳伏竄兮，鳴臯翔翔。鸞鳳如，又以起下文。

尊顯兮，讒諛得志。開其指近習小人，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逆，不得順道而行，倒植，如門內之亂草。

賢不肖，顛倒易位。世謂隨夷為濁，胡本分謂跖之石，踦為廉。賢士曰：下隨夷，伯夷，濁濁也。

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莫邪，良劍，息廉反。鉛，賤也。銛，利也。

嗟默默兮，生之無故兮。默默，言忠誠不能自白，生，生前無，故謂無故而罹放逐之禍。二句，搗

着自已，痛處。幹乘周鼎，寶康匏兮。以下再從逆曳倒植之意而申明之，明其所以放逐之故，所謂言之

不足而長言之也。騰駕罷牛，駭蹇驢兮。驢，蹇，驢也。駭，驚也。罷，疲也。牛，大馮也。

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二句，是以喻意申足上，文周鼎宜寶，大馮宜棄。

駕駮宜驢，不宜罷牛。蹇驢，今時君用人顛倒如此，是如章甫宜，在上履宜在下，今反以之，藉履上下易位，致亂之漸，豈可久居

其國，見其當去，下二句見不去，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故雖此咎，章甫冠名，薦藉也。

訊信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壹鬱，謂，聚其憂，騷之亂詞。

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以下則取已意而告之，見當，日當潔身去亂，漂漂，高飛貌。

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言其宜隱，全鳳與龍之所，為襲，因也。重，面，也。沕，潛藏也。

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蝦，音，皆水蟲，言神龍之德，且殊，蝦，以隱處深藏之中，豈復隨從小

○二句承上神龍申足其意，蝦，水蟲，害魚者，個背也，蝦，音，皆水蟲，言神龍之德，且殊，蝦，以隱處深藏之中，豈復隨從小

蟲游出於外，蠖雖隱於深淵，食魚有時而見，蝦所貴聖人之

與蛭蟻則常見而不隱，神龍則常隱而不見也。

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喚醒上文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

云異夫大牟，再以喻意反叫上當般五臣紛紛其離此尤兮，亦

夫子之故也，二句再將原之不隱致遭放逐再為繳足下則另

轉一意見若不隱便當求仕他國何必戀戀於楚

峯迴石轉，忽又柳暗花明，文心迷離之極，般全盤言歷九州而

惟盤桓不去，故離此禍，註音班作久亦是不去之義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

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五臣本作而去之，四句承上見若肯歷

九州便不難行止自如如鳳皇高飛于俱國有德輝可覽，則下來儀國有險德可

徵則去而避禍，遙增擊者，遙見人將憎已擊已也，增全情古字

通見，彼尋常之汗，鳥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汗瀆喻楚吞

舟之魚喻原志橫江湖之鱸，五臣本作鯨兮固五臣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

鯨音濤不去他國，故至離尤，上二句是泛引，此二句從大夫身上噴醒

其意亦是一反一正文法，橫江湖鱸鯨便是吞舟巨魚為螻蟻

所制，由於在尋常汗瀆

按此篇純以喻意行文，法本於騷，前半篇責楚王忠邪不

分親，佞信讒，致大夫隕身汨羅，痛惜其死為絳灌鄧通輩

寫照，下半篇見當日不合於時，便當歸隱，惟不歸隱，以致

身遭放逐，而以離尤本於大夫之自取，非全已之身為王

傅受職，天朝欲歸不得歸也，夫以大夫身值暗主而有江

南之放，尚可言也，已值盛時亦有長沙之行，不可言也，但

大夫尚有可去之國。已則無可適之邦。所處之境相似。所遭之時不同。又全為自家寫照。是誼之弔。大夫實所以自弔也。行文複嶺重崗。無非細針密線。讀宋齊文後。忽讀是篇。把玩留連。自覺不能已已。

弔魏武帝文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始必有終。生必有死。區域猶限制。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根而絕哭。國語。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陳根。即宿草。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與臨喪。殯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情可無。謂其去已已久。機荅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人之有死。亦猶是也。左傳。二至二分。

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雖謂之數

不能不以變其常道而怪良註日月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

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為蝕之患故乎翰註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形骸有時而衰故不能自振上句言其壯盛下句言其衰老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濩戰日暮

援戈而麾之日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老病不能身為之反三念

困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木棺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

爾之士蕞爾小貌土壘也由衰老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

哀志弱情曾下持姬女指季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二

云云謂曹丕四子通植彪章為四經國之略

既遠隆宗之訓亦以如下又有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頂上經國之畧

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頂上隆家之訓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讜

也持姬女而折季以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通篇帶文發

云弱情哀志也略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

即文帝已下四王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

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

者尚有十一人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傷哉

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意申上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

召月文集卷之五十一 魏武帝文七 後世子

者無存與人同歸於盡即生平建盡許多功業卒無一有故曰

約之証究竟身不及見故然而婉變方房闈之內綱繆家人之

務則幾乎密與從順貌綱繆相親貌又曰吾媿奸妓人皆五臣

著略銅爵臺雀臺名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總歲帳帳靈

帳凡布細而朝暉上五臣本作設脯精之屬脯日晚乾肉為月朝十

五日輒向帳作妓月朝初一日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

田汝等謂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舍中即媿

處四子學作履組賣也履組履而飾吾歷官所得綬皆著略藏中藏

類箚之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不能謂不

可共分其存但操本意欲藏不欲分故曰存者可以勿違○操

之分衣裘即分香賣履之意以示身無長物操之奸直奸到死

此其所以如鬼也與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

不其兩傷乎身既亡何論衣裘是可勿求既有遺命別為一藏

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

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去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數句是總

操臨死時戀戀於如女愛子媿奸妓人分香賣履及諸印綬衣

裘是不違於死生之大分不知生者人之所愛也愛雖大終必

失其生死者人之所惡也惡雖甚終必得其死是人雖故前識

極智慧威力總不能去其所惡全其所愛也註俱混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其自然罕言謂命若乃繫情累於

外物衣裘留曲念於閨房妓女亦賢俊之所宜廢乎不宜臨死

時有許多

昭明文選集卷之五十一 魏武帝文六 故世好

戀戀不捨處。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序文淋漓盡致白虎通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緒如絲之緒末緒言將絕也佇重淵以育鱗。

撫慶雲而遐飛。以龍喻操重淵九重之淵退飛喻乘時舉事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

而扇威。國語祭公謀父爽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也如遺謂如捨

遺於地言易也。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東征西討何等

兵威。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

闢。翰註釐理也三才天地人缺典禮制未備者禁闢謂舉脩網

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巨綱喻上下名分絕紀喻群盜割據大音喻禮樂刑政紐結也微所以安絃者

其作用。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永歸。雲物喻群凶左傳分至啟閉必書雲物雲

貞觀。下句則言其欲成一統之治。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

齊暉。四句言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二句言操以此自負人亦以此望操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即操亦自以大功可立就一路寫來真有海立山奔之勢詎止

氣雄萬夫。造將覆篲於浚谷。擠子為山乎九天。業垂成忽隕大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理性借來說命窮盡也悟臨川之

有悲。固梁木其必顛。臨川用逝者如斯語梁木見上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

所艱。大命天命建安二十四年操得病三八二十四也艱猶患也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

此年。此段寫其生前赫奕以及其死作小任脚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稅駕以喻死操死在

建安二十五年。此云二。惟降神之繇。眇千載而遠期。此又追溯其始

十四者。據成數言之。惟降神之繇。眇千載而遠期。此又追

而言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

日遠期桓子新論夫聖人乃千載一出

符而在茲茲此也武功靈符王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

怡濟註文昌殿名操受王位於文昌殿憤西夏以鞠旅沂秦川

而舉旗魏志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

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旬而成

災鎬京長安不豫謂疾渭濱亦長安城疑疑詠歸塗以反旆登

嶠澗而竭去魏志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此時操病在

言歸去來也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此段由出師而病

旆旗之屬也途斐然可誦死只虛帶下段另敘起是行文結構處魏志建安

二十三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次至也洛汭東都大漸病重

將死也念哉戒今其無有二心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善世

力盪海而拔山盪動也田巴與侯衍書厄奚險而弗濟敵何疆

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數句再將入手意括敘

禍必安者如戰馬超征張綉之類皆是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

閉而無端茲指洛陽蒙昧為疾重不曉事噤閉謂不開口言委

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待難者自知必死以待其至生平

言為託四句言其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殯歎平迨營魄

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循以手歷而過之也意有所託

微嘆息欲其不忘殯嘆氣不能舉也營魂也音執姬女以嘖瘁

謂遺令翰筆也謂以遺令筆之於書形容曲盡

昭明文選卷之五十一 魏武帝文 三 故宅研

指季豹而灌。麗焉。頰眉蹙面言。瘁欲語氣不。氣衝襟以嗚咽涕。

垂睫而洩瀾。二句再從上形容申足其意。唯嘔瘁故氣衝襟而。

焉。故不覺涕流不已。英雄違率士以靜。善作寐戢彌天乎。五臣

氣短。見女情長。寫得細絕。一棺。以上終序中託姬女季豹事為一截。毛詩曰。率

之峻逸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終謂已。

不嗣位言操生平如許宏度大業當已之終。不嗣位之始必當。

有憂恤之心。載揚臨歿之命。訓示子孫。四句是反振下文見其。

然。援貞吝以甚。記悔雖在我而不滅。遺令事雖正亦吝。是教其。

子以可悔之行。全無經國遠謨。雖在我亦不以。惜內顧之纏絲。

恨未命之微詳。究其失總由於關心。姬女季豹及諸妓妾故未。

發明內。紆廣念於履組。向註謂遺令學。塵清慮於餘香。銑註謂

香分與。結遺情於婉變。何命促而意長。二句深諷其失。陳法服

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使妓人著銅雀臺。宣備物於虛器。朝

備發哀音於舊唱。向帳矯慙。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朝

輔上脯。脯及帳前作妓事。矯字掩字俱。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

妙。雖感容零淚。總非本情。節歌舞之節。庶聖靈之響。像幽神之

而不亡。二句冒下望西陵墓田。惡愛。庶聖靈之響。像幽神之

復光。二句想像其意。所以使妓女望墓田者。意自以已。苟形聲

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二句即從上二句折轉。不知人影必隨

之何。徽清絃而獨奏。進脯。脯而誰嘗。上截作妓上脯。脯虛括其

益。借望墓田帶點字。

召月文選集。卷之五十九。魏武帝文。三。故范軒。

面所謂文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數句是言不特墓田

隨法立也總帳朝脯作妓上脯繡於操音景寂然會登爵五臣本臺而羣

悲盼直美日其何望平聲再承上意足之盼遠視也既盼古

以遺累信簡禮而薄平聲協韻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望

批言我望古人既死必欲遺去身後之累禮必從簡葬必從薄

信不若操所為今操身後奢華如是試問當日所藏裘紱便為

諸子所分况其他乎徒貽塵黷之謗於後世之王而已此段嗟

是總結上文因裘紱為弔文中所未及隨勢帶出於法極密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大戀二字總括上文作結覽遺籍以慷慨獻茲

文而悽傷按若不將操生前驚天動地事業極力揚厲亦安見遺令

之可哀此是作文聲東擊西法然後敘其死由出師西夏

復由平日遇險必濟何至一疾便死誰想到有此番遺令

此又是借彼形此法然後將序文各截遺令敘事間以議

論嶺斷雲橫不使粘連一片渾雄深厚不特拍肩陳思直

可揖讓兩漢真晉文之雄也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三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申得古冢為之收葬使惠連為祭文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

塹深也

得古冢土無封域不用埴甃

步覓反

封界域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

棺之制異

兩頭無和

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禮記明器者神明之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

壙中之物異

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

之應手灰滅

是古塚中物南方以物撥物曰棖

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

漢書武帝罷李

兩錢行。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胡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是

五銖錢。塚中物瓜瓣謂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文中并議公命

瓜中子與肉。城者改埋於東岡。公謂彭城王城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

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漢君云爾。無名字之名字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

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

是司。旅衆也窮泉為壑。聚壤成基。四句言一槨既啟。雙棺在茲。捨

畚。木也悽愴縱鋪。漣瀾。四句言開芻靈已毀。塗車既推。芻草也。東

芻靈塗車以藉棺者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盞或醢

醢。盞也蔗傳餘節。瓜表遺。五臣本犀。上四句寫中物下

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曜質謂生為壽為天。寧顯

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

蔑然。以上皆發明銘誌不存百堵皆作。十仞斯齊。五版日堵言

其高。墉不可轉。壑不可廻。城已定不黃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

興念。撫偏。五臣本增哀。漢書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頭皆內向。故曰題湊。便房塚壙中室。既毀已頽。射聲垂仁。廣漢

流渥。渥惠也。後漢書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

記陳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寵案知骸骨不葬者多。勅縣葬埋。由是即絕

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即下改上意禮記孟春之月掩骼埋齒背枯曰骸府東府阿亦曲也仰羨

古風為君改卜以上六句皆明改葬之意輪移北隍窀穸五臣本東麓棺自

至於東輪以運棺者城池無水曰隍左傳楚作窀穸壙即新營棺仍舊

子曰窀穸之事窀厚窆夜也林屬於山為麓敬遵昔義還祔雙魂

木壙改而合葬非古周公所存周公存此合葬之禮敬遵昔義還祔雙魂

仍以雙棺還之六句言改葬祔謂合葬酒以兩壺牲以特豚濟註特幽靈髣髴歆

我穢樽以祭字嗚呼哀哉意結

按文之次序極分明而清新雅鍊字字俱切古塚應覺擲地有聲

祭屈原文

顏延年沙約宋書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安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

其意

維有宋五年月日銑註少帝即位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

建旗舊楚旗旗幡之屬刺史行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楚詞

云遺余珮兮澧則建之舊楚湘州也弭節羅潭魚舟汨渚翰註弭節謂駕止於其地

汨渚大天自沈處因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

之靈楚屈景昭三大姓皆蘭薰而摧玉纈五臣本則折語林毛

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抗不作蒲芬艾物忌堅芳承上蘭人

榮蕓綴也王之性剛不善琢者旋為人折與玉

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謂逢時君之道缺。

溫風急時。飛霜急節。

風溫

養物喻治世。飛霜殺物。喻亂朝承上逢辰之缺。

羸辛

羸辛

遺紛

昭懷不端

羸秦姓。楚姓。是時秦昭王使

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太子處位不端。言昭懷二

君皆失其君道。

謀折儀尚貞

蕨椒蘭

尚。新尚與鄭袖謀釋去張儀者。椒子椒蘭子蕨皆懷

二句言遭逢

王

子

用

事

者

謀

貞

皆

指

大

天子用事者。謀貞皆指大。天事見首篇。

列

傳

八

字

中

括

多

實

事

二

句括盡騷文許多物。

聲

溢

金

石

志

華

日

月

上句言文詞之美。如下句言行誼之潔。如

事比連皆謂大夫。

彼

樹

芬

善本

實

穎

實

發

二句言忠節誠中。形外非是襲取。

望

仍以汨羅收。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易

藉

用

白

茅

以

藉

物

猶

藉

人致祭之意。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爵

祿

以

藉

身

言

此

爵

祿

之

昭明則難求其闕憾也。闕全缺。

按

問

字

蕪

句

一

鍊

盡

百

餘

部離騷精神生動。音節鏗鏘。士衡而後。應推光祿獨步。

部

離

騷

精

神

生

動

音

節

鏗

祭顏光祿文 即顏延年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

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道就行事上見樹立也禮以仁

而清其本源則非虛飾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懿美也義窮幾象文

蔽班揚音益協韻易知幾其神乎幾剛絜志度淵英

悻直也淵深英美也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龜茲化王延城

去長安七千四百八服爵帶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

遠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日清日素皆謂遠於勢利形之比景水之共波皆言密也氣高叔夜

昭明文選集卷之五十九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

嚴方仲舉叔夜嵇康仲舉陳蕃字為豫章大守性嚴峻不接賓客時人畏之逸翮獨翔孤風絕

侶美顏風節無與之並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契闊宴處四句敘與顏情

好之篤契闊宴處者謂因契闊後而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

列子太素質之始歸神死也明發晨駕瞻廬望路謂出葬心悽目泣情條雲互

條草木之條彼此相涼陰掩軒娥月寢耀以下言既葬之後至中無人皆增悲涼寥

寂光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衽長塵絲竹罷調墜悲蘭宇屑涕

松嶠宇室也厠下也松嶠謂墓所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

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

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而為流涕是日不仁非獨昊天殲我明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懿四句記之達觀以此忍哀敬陳奠饋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歔歔四句言祭

嗚呼哀哉

按文既四言自當以堅潔為主虛字多則句蕪陳字多則

句俗去其蕪句則堅去其俗句則潔是之謂鍊所以讀之

鏗然有聲也然鍊之法有三先鍊意次鍊字三鍊句左國

所以獨絕千古首在鍊意然後及字字鍊則句鍊矣但句

中或有一二字鍊餘字不鍊反以一二字害及一句至鍊

中有傷氣之病意不足也本領既無工夫又生啾唧之音

滿紙皆累氣耳須合此篇與前篇求之

昭明文選集成第五十九卷終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六十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男輝祖叔景校刻

補編總目 後出師表 蘭亭記 閒情賦 右共三篇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指蜀王業不偏安。時蜀都益州故曰偏安下皆反覆發明此

句故託臣以討賊也。林云兩立則偏安是一串說玩下文便知討賊是表中大意明出師之由此以天下

大勢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蜀處

昭明文選集成 卷之六十 補 後出師表一 故也

不能與中原全力相持故不伐賊則王業亦亡

有及今尚可以戰意林云此以西蜀利害言

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不毛不土并日而食兩日惟食一日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偏安於蜀都應上偏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林云冒危

一篇而議者謂為非計林云議者之意不過以師貴萬全不今

賊適疲於西西備又務於東曹休為陸遜所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也言出師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

創指伏弩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

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林云此段言成王劉繇業無坐定之理

王朗各據州郡此俱是靈帝時太守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皆

動出萬全為辭不林云暗喻議非今歲不

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按此是借往事之失以例

此臣之未解二也林云此段言失時不戰必至曹操智計殊絕

於人其用兵也以國資敵應上坐以待亡句曹操智計殊絕

於祁連征西偏於黎陽攻袁幾敗北山遇趙始死潼關討馬然

後偽定一時爾林云偽定非實定一時非况臣才弱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林云此段言不冒曹操五攻昌霸不

下林云按三國志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四越巢湖不成

擊之不克則昌霸乃人名坊本解作地名誤

招明文選集卷之六十一補後出師表二

後出師表二

林云征孫權軍居巢二句暗喻街亭敗績之失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李服事未詳委任夏

侯而夏侯敗亡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所殺先帝每稱操為能

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林云此段言用兵者勝不

可必按言下見勝雖不可自臣到漢中中間募年耳然喪趙雲

必總無坐守一隅之理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林云皆病死者按四字是足上不連下竇叟青老林坊本作戰死誤突將無前句見皆勇將林註非

南征所得渠率按此四散騎武騎皆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

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攢三分

之二也言此一千餘人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林云此

乘勝出師待精銳既盡之後欲出不能矣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用兵總

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戰與守總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

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林云此段言戰守費勞相同二

發明上不伐賊王業亦亡見不夫難平者事也林云頓一昔先

可偏安意本在六未解中歸重句起下昔先帝敗軍於楚地江陵

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是漢之敗然後

先帝東連吳越赤壁西取巴蜀取劉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漢水

黃忠斬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是漢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夏侯淵呂蒙取秭歸蹉跌先主為陸曹丕稱帝又是漢凡事如是

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按讀此數句可想武侯心術學術純是孔明家法洵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

按前表豪壯真有吞魏滅丕之勢。此表悲酸蓋自街亭敗後明知事體難做但不得如此做以伸討賊大義於天下盡其始終不負託之心而已。篇中六未解皆以反覆發明偏安一隅之非計而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明其自靖自獻之苦衷。厥後五丈原隕星卒踐其言嗚乎以王佐之才天速之年不得終竟所施所云成功則天也而一片款款精誠已足以泣鬼神而貫金石若武侯者真可以立萬世臣道之極矣。

蘭亭記 按宜作序乃序其讌集而賦詩也孫綽亦有後序記字誤

採林西仲註

王羲之 晉右將軍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東晉年號 所會之地修禊事也。禊衣衿合處修其事者近水洗滌除去身之不一水詩序。序羣賢畢至。魏滂輩共三十有二人。少長咸集。林云出所會之故。疑之。玄之獻之輩九人。以其皆王家子弟。不便自稱賢故但云少長二句叙出會中之人。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修禊在水旁。妙列坐其次。次水。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由飲酒而賦詩。此處暢叙暢字下文可樂樂字俱伏下感慨

招月文選集卷之六十一 補 蘭亭記 四 敘

痛悼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二句叙出所會之日，恰值清

樂。林云：梁昭明以上句類秋景，宿不入選，獨不玩是日二字。

明是日偶然如是，非是日日如是。若云秋景必天朗氣清，何嘗

亦如此拘泥字句何也。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

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林云：蘭亭會事至此寫

轉瞬便逝，起入此生不可。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

胸中所。晤言一室之內，無求於人，自適其適，或因寄所託，如託

及山水，放浪形骸之外，不為物拘，是舍躁趣靜，一邊人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

二句當其欣於所遇，覽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林

欣字快字頂上樂字，按因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林云：興盡

前時行樂已成幻境，感慨係之矣。因行樂之時不可久，向之所

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隨事遷，猶不能不以之興懷。申上感慨

當前指點，瞬瞬相續，新者忽故，用一况修短隨化。修長終期於

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死生句出莊子德充符指出

更即俯仰間可悟，惟立德立功，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券。

如騷中所云：老冉冉其將。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文

至忍修名之，不立是也。昔人所遺留者，喻曉也。言讀其文，裏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

殤為妄作。二句出莊子齊物論，乃已之作序大旨，惟不知死生

一之齊之故。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後人視我不見我，

日虛誕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亦猶我視古人，不

見古人所以嗟悼。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述即所為詩上句應
 不能喻懷者以此。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上羣賢畢至少長咸
 集下句應上。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總應上昔人興
 一觴一咏。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感及後之視今
 等。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應上臨文嗟悼見
古今人同此情

按晉自王弼何晏崇尚虛無。王夷甫輩因以清談揚波煽
 焰。目勤儉為流俗。放蕩為風流。士梗仁義。弁髦禮法。遂致
 神州陸沉。播遷江左。此習仍在。則白馬津投不盡之餘毒
 也。究竟當日弘濟艱難。如陶士宏。溫太真。謝幼度。輩皆以
 勤慎竭節。天朝立功。帝室會是拾莊老唾餘。有一人可膺
 重寄。平篇中把死生作大眼目。即於讌集之會。俯仰易觀。
 當前指點。發出感慨。可知人生百年之期。直一瞬之期。生
 必不虛。然後死能不朽。而以大字顯示其意。於一死生齊
 彭殤之說。直目為虛誕。妄作大聲疾呼。因以悲痛等字。反
 覆提醒。截斷狂流。此有關世道之文。世只知右軍書法超
 絕百代。豈知其學識亦超絕百代也。

閑情賦

昭明太子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

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按賦曰閑情者心有思慕之人卒以冒禮為懼自閑其情而止。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及神女賦同意。蘇謂之好色不淫良然。

陶淵明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詞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數句是音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庶其詞義。余園間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邈逸之令姿逸出眾者漢書伯嗜曠獨曠世以秀羣表頌

城之艷色期有德于傳聞不獨有色而且德下佩鳴玉以比

絮齊幽蘭以吐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上二句美其

非冒禮可求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

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帟而正坐褰揭汎清瑟以自欣取於自適

而不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二句承汎字來瞬美目以

流眄瞬目轉動貌含言笑而不分女意中無所屬之人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

商叩林白雲依山清秋景物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

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女自汎清瑟而感者自為

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誓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

楚詞云恐高辛之先我惟恐人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

先已故下文生出許多願來寧故願此不可又要願彼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領與

近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夜長則衣裳離身者願在裳

而為帶束窈窕之織身帶與身相依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

帶或置願在髮而為澤澤膏也刷玄鬢於頰肩澤髮則悲佳人之

屢沐從白水以枯煎澤有時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瞻

則眉為之揚黛悲脂粉之尚鮮棄故或取毀於華妝因華粧毀

飾眉使青者悲脂粉之尚鮮願在莞而為席莞朱註訓蒲席安弱體於三秋體與席悲文

此只作蒲解

名月之集卷之六 補 開情賦 故也

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席有時或棄不用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

周旋足必附履而行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止而不行則棄履於地願在

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影不離形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

樹陰則蔽其影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燭得照見其面悲扶桑之舒光

奄滅景而藏明日出則燭當滅願在竹而為扇含凄颯於柔握扇不離握悲

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扇有時不用願在木而為桐作膝

上之鳴琴桐以作琴必依膝上鼓也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綴音悲從中來則不

復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

林終欲遂其交言結誓之願其如逸女置之不見何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日

木蘭翳青松見已操行初不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慄猶

絕竟寂寞而無見獨悵悵以空尋悵悵怨也歛輕裾以復路瞻夕陽

而流歎日將暮不得不捨之而去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

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悒聲以

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逸女既不

歲欲暮彌增寥寂之感南林既無所遇便當罷手又欲見之思

於夢有此上半情景不可無此下半情景方不索然而盡

宵夢而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厓而無攀于

時畢昂盈軒二星辰見東方北風淒淒恻恻不寐眾念徘徊起攝帶以

伺晨不寐則無夢故又攝帶而繁霜聚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起此處意境得之長門賦

笛流遠以清哀。逸女沈瑟已吹笛。前後照映有情。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

摧心有所思。故藏意。夫人在茲。託行雲以送懷。望尚未絕。俱是題後餘波。

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

至此其絕。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

之餘歌。邵南即是漢有。坦萬慮以存誠。憇适情於八遐。數句歸於自正。

其情是閑情本旨

按真道學人何必不風流。所云座中有妓。目中無妓也。陶

公胸次悠然。真是無所不可。

人生五倫。何一不本於情。臣之死。忠子之死。孝皆一點。固

結之情。不可解耳。但情有邪有正。正用之。同穴亦中河之

義。邪用之。解佩亦贈勺之風。假道學人高談性命。豈知臨

去秋波。那一轉。真僧人却於此處。泰出禪理耶。

